

两伊战争亲历记

詹世亮

一、战争发生经过

1980年9月伊拉克和伊朗爆发战争,当时侯野峰大使在国内休假尚未返馆,我担任临时代办,经历了战争爆发过程。

我是在1979年4月从驻越南使馆转去驻伊拉克使馆工作的。当年2月,亲美的巴列维王朝被推翻,霍梅尼掌握政权,大力宣扬什叶派伊斯兰革命。伊拉克是伊朗近邻,又是世仇,伊拉克阿拉伯人65%为什叶派,可是掌权的一直是逊尼派,因此后者便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伊拉克自1968年以来,长期由复兴党执政,当时总统为贝克尔,他是资历深的老将军,不过掌握实权的是萨达姆。萨达姆具有十分强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野心勃勃,手段凶狠,并且善于玩弄权术,借助贝的威望,经过一系列内部重大斗争,战胜和清洗了一些重要对手,逐步控制了党权、政权、情报特务、宣传舆论,同时在军中设政工制度,加强了对军队的影响。他还注意利用石油收入发展经济,赢得不少群众的拥护,巩固和发展了自己的势力。自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伊石油收入激增,年产石油1.6亿吨,人均10吨以上,国力大为加强。70年代末,埃及走上同以色列和解的道路,在阿拉伯世界中处于孤立,伊复兴党增长了在海湾称霸并进而成为阿拉伯盟主的野心,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以适应对内对外的形势。贝克尔年老多病,在我到任后不久就发生他引退事件。1979年7月16日晚贝克尔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宣布由于健康原因,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伊拉克复兴党地区领导已于12日开会选举萨达姆为总书记,伊扎特·易卜拉欣(原内政部长)为副书记。16日萨达姆宣誓就任共和国总统,那时他42岁。同日内阁改组,拉马丹(原人民军司令)任第一副总理,阿齐兹等任副总理,他们都是奉萨为首的少壮派。

1964~1978年,霍梅尼受伊朗国王迫害,一直住在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地纳贾夫和卡尔巴拉附近

流亡传教。1978年10月伊拉克为了对付北部库尔德族问题,同伊朗和解,时任革委会副主席的萨达姆以“煽动伊拉克境内什叶派叛乱”的罪名,将霍梅尼驱逐出境,迫使他辗转去法国,霍梅尼对此一直怀恨在心,霍、萨两人结有很深的个人仇怨。两人执政后,两伊间的冲突不断加剧。伊拉克南部什叶派聚居区多次发生较大规模的反政府政治骚乱,阿齐兹副总理曾险遭暗杀。霍梅尼公开指责伊拉克政府是“无神论者”、“异教徒”,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复兴党政权。萨达姆对国内宗教反对势力采取了强硬措施,同时积极准备利用伊朗革命后的混乱时期,先发制人,以战争手段抵制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输出和威慑国内的宗教反政府势力,巩固复兴党政权。伊拉克向伊朗库尔德族叛乱力量开放边境,大力支持胡齐斯坦省阿拉伯人的自治要求,扬言要修改阿尔及尔协议。我使馆分析认为:“伊拉克很可能会采取先发制人的预防性行动,在阿拉伯斯坦(即胡齐斯坦)动手。”

1980年9月12日两伊边境冲突升级,原来主要是两国边防军不断发生冲突和相互袭击,这时发展到两国武装部队在边界的两个地区发生战斗,参加战斗的有双方的炮兵、空军和坦克部队。9月17日哈马迪外长(后任议长)紧急约见我,通报“伊拉克政府决定自今日起废除两伊1975年签订的阿尔及尔协议”。哈称:1975年在签订两伊睦邻友好关系协议的同时,还签订了三个议定书,(1)重新划分陆界;(2)夏合一阿拉伯河主航道的划分。过去主航道属于伊拉克,现在大部分划给伊朗;(3)两国边界安全问题——任何一方不得向另一方进行挑衅、渗透活动。他指责伊朗新领导上台后就进行了反对伊拉克的侵略活动,干涉伊拉克内政,已经破坏了这项协议,因此,伊拉克政府宣布废除这一协议,夏合一阿拉伯河的主权属于伊拉克,要完全归还伊拉克。我表示要将这一通报立即报告我国政府,同时为了进一步弄清有关情况,向哈提出几个

问题:(1)关于两国陆界划分情况;(2)伊拉克在废除协议后是否将在夏台—阿拉伯河地区采取行动;(3)两伊是否会全面对抗。哈称:宣布收回这条河的主权后,伊拉克有关方面将使它恢复到1975年以前的状况。是否全面对抗,主要看伊朗方面,如果它们采取更大的行动,我们将严阵以待。当天上午,萨达姆亲自接见了法国大使和巴解代表。哈马迪在分别接见中国等少数使节后,又集体接见了其他国家的使节,通报此事。9月22日下午,萨达姆签署一项革指会声明,指责伊朗多次企图阻挠夏台—阿拉伯河的航运,在扩大同伊拉克的军事冲突,因此伊拉克革指会决定授意武装部队对伊朗的军事目标予以预防性的打击。我使馆意识到,两伊冲突正在发展为一场战争。

23日伊拉克军队大规模入侵伊朗领土,空军炸毁阿巴丹石油设施和一些机场;伊朗也派机袭击了伊拉克空军基地和石油设施。双方大城市都实行了灯火管制。灯火管制刚实施,正值沙特国庆,中沙当时虽未建交,但我也接到邀请,于是便按约定时间出席。抵达沙特使馆后,方知招待会已取消,因临时决定,来不及通知,对方一再抱歉。返回使馆时,天已经黑了,街上没有行人,沿途没有灯火,气氛紧张。好在司机小赵路熟,摸索前进,有时开着小灯,遇巡逻的人民军查询,知道是中国使馆的车,便予放行。

二、使馆工作进入非常状态

战争爆发后,使馆领导即对全馆工作进行动员部署。根据国内指示,首先要保证使馆和在伊工作人员的安全。当时使馆坐落在横跨底格里斯河的共和国桥附近,而且距总统府不远,这两者都是伊朗空军的轰炸目标。伊朗飞机几次轰炸时都飞得很低,有时扔炸弹后巴格达才拉警报。每当空袭时,驻在使馆周围的人民军战士纷纷向空中开枪,因此,在使馆和花园内经常落下许多弹壳。后来,以色列还乘乱轰炸了巴格达附近的核研究中心。为此,我们在屋顶上放置了一面巨大的中国国旗,以免误炸。空袭时就让全馆同志都集中到底层(使馆没有地下室)。办公室同志负责紧急采购和储存一批粮食、食品、必备药品、马灯和蜡烛等用品,以保证使馆工作和生活的需要。

当时北京同巴格达刚通航不久,在伊有十几名机组人员常驻,还有十几名手球、体操等体育教练,使馆立即安排他们分乘汽车经约旦回国。比较难办

的是几百名劳务人员。当时我国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承包刚起步,海湾地区机会虽多,但竞争激烈,难度很大,只有从派遣劳务人员着手来逐步扩大影响,占领阵地。1979年2月我方经过争取同伊拉克有关公司签订协议,从4月起向伊方提供建筑和设备安装技术工人约300人,以后又洽谈争取到一些劳务合同,一些公司还在巴格达设立了办事处。战争一开始,伊方就表示建设不停止,今后对外经济关系将视履约情况来定。因此国内决定劳务人员不撤离,但要保证人身安全。为此,使馆特别是经参处和商务处全力以赴处理有关事宜,尤其关心靠近两伊边界地区和伊朗空袭的一些重要目标,如炼油厂区的工人安全,有时遇到危急时就租用大客车向比较安全的地带转移。战争爆发后,伊拉克在夏台—阿拉伯河和海湾内的舰队为了防止伊朗飞机轰炸往往穿插在外国商船间寻求掩护。我国中远公司有一艘轮船不幸被误炸,船被炸坏,幸无人员伤亡。

密切掌握形势的发展,及时向国内提供情况和看法以供决策参考,是使馆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战争爆发时,武官正在国内休假,我们便把有关同志统一组织起来,白天分头听广播和看报或外出了解情况,晚上一起看电视新闻,然后交换情况和看法,争取当日就可向国内反映。大家都很忙,但相处很愉快。

积极开展对外活动,掌握活材料和广泛深入地交流看法,也是使馆的重要工作。伊拉克官方控制紧,限制严,不许本国人同外国人交谈形势,只定期由外交部有关总司长或更高层人物通报战况或介绍国际调解活动与伊方态度。有一次阿齐兹副总理约我见面,地点在复兴党总部,他的办公室位于地下很深的地方,要坐电梯下去,还经过好几道厚重的门。伊方组织外国记者到前线采访,新华社记者不顾艰险,每次都积极参加。正因为伊方限制严,巴格达的使团相互来往就很活跃,我利用临时代办的身份,同大使、参赞和秘书以及武官都可以接触,其中我同土耳其、南斯拉夫、日本、约旦等国的参赞关系更为密切,经常在一起交换情况和看法。

三、大国乘机加强对海湾地区的争夺

两伊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间深刻的民族矛盾、宗教教派对立和边界纠纷相互交织,以及两国领导人地区霸权欲望不断对抗而使矛盾激化,直接起因是伊拉克政府宣布废除阿尔及尔协议并在9

月22日向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另外,大国对该地区的激烈争夺也是一大原因。自从1958年伊拉克革命推翻了英、美大力扶植的费萨尔王朝和努里·赛义德政权,美英失去了在中东北层的反苏中轴和对海湾北端的控制;1979年伊朗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严重打击了在伊朗享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特权的美国,使美又失去了海湾地区东部的支柱。美国的中东和海湾政策遭到前所未有的挫折。两伊战争正好给了美国加强它在地中海湾地位的良好机会。美一开始就表面上持“中立”,实际上利用战争的局势对两伊都进行拉拢,侧重支持伊拉克。多年来美伊(拉克)政治关系表面很坏,但实际经济关系来往很多,伊有不少大型项目都由美国公司承建。据说,战争初期美中情局局长凯西曾秘密访问巴格达,美同意向伊提供战争情报,后又向伊出售武器(主要通过阿拉伯国家运送)。在我离开伊拉克后,1983年12月,拉姆斯菲尔德(现任美国国防部长)曾被里根任命为中东特使,秘密访问巴格达,表示愿同伊拉克恢复因1967年“六五战争”中断的美伊关系。1984年11月两国恢复外交关系。里根总统还指示中央情报局同伊拉克“共享有限情报”。美国这样做是利用伊拉克遏制当时美国认为对它在海湾的威胁更大的伊朗。但美国又不愿伊朗失败,因此,后来美国也秘密向伊朗出售军火,并同意西欧一些国家和韩国向伊朗提供美制武器装备。当时美国着重把沙特置于自己的保护伞下,向沙特派遣预警机队,并加快在海湾地区的军事部署。美以护航为名,不断派遣舰只进驻海湾,并且组建了负责统一指挥、协调军事行动的“中东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后改名为中央司令部),从而大大加强了美国对海湾地区的控制能力。

伊拉克原来是苏联南下政策的主要对象。伊拉克革命后伊苏关系发展迅速,苏联对伊提供了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并在伊开展上百个经援项目。1972年4月,苏伊签订了一个为期15年、带有军事条约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可是由于苏联常以援助为要挟手段,企图控制伊拉克,引起了具有强烈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的伊拉克复兴党的不满,双方分歧越来越大。1979年5月复兴党与伊共的合作关系破裂,12月伊拉克政府谴责苏联出兵阿富汗是超级大国赤裸裸的侵略行为,两国关系恶化。两伊战争爆发后,苏联也采取貌似中立、实质从中渔利的政策,通过对伊拉克增加武器供应,逐渐改进同伊

拉克的关系;同时拉拢伊朗,特别是增强两国的经济往来和用简捷方式提供武器,以扩大它对伊朗的影响。

中东与欧洲传统关系很深。伊拉克复兴党政权一直同西欧特别是法、德等国有着密切的关系,长期以来,法国是伊拉克石油的最大买主(每年约两千万吨)。1973年中东战争以后,伊拉克采取“武器来源多样化”的方针,法国、西德等欧洲国家的武器源源不断进入伊拉克,以致两伊战争爆发时,伊拉克进口的武器装备几乎有一半来自西方国家。1980年伊七月革命前夕,法国总理和西德、英国外长先后访伊,密切了相互关系。战争期间伊拉克同欧洲的军事、经济和技术合作又大为加强,战争后期伊拉克作战飞机数量已超过伊朗四五倍。

阿拉伯国家因对两伊战争的态度出现分裂。叙利亚、利比亚公开支持伊朗,海湾国家和约旦、也门等国则支持伊拉克。埃及保持中立和低调。沙特同伊拉克在争夺海湾地区和阿拉伯世界领导权方面存在矛盾,但它这时更担心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威胁。战争爆发前几个月,霍梅尼就曾利用参加朝圣机会派遣大批“香客”煽动阿拉伯各国穆斯林造反,并在沙特制造流血冲突。沙特、卡塔尔等国感到伊拉克复兴党是一个威胁,只是同伊朗相比,伊朗的威胁更大。科威特当时也支持伊拉克。由于利害关系,约旦对伊拉克的支持最为坚决。

伊拉克和伊朗同属第三世界,均为我友好国家,因此对这场战争我国所持的态度是:中立,不介入,不偏袒任何一方,促使双方停火、谈判,同时揭露两个超级大国插手。作为两国的朋友,我们衷心希望这场冲突迅速停止,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合理地解决两国争端。

四、两伊两败俱伤

萨达姆决定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目的,首先是要收复有争议的边境领土,特别是夏台—阿拉伯河的主权,他认为阿尔及尔协议是伊拉克处于软弱状态作为让步的产物;其次是打击削弱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运动,防止伊拉克国内什叶派势力作乱;再者以此增强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和称雄海湾地区。他当时对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认为霍梅尼执政不久,伊朗国内问题严重,经济困难,国力大为削弱,国际上处境孤立,内部分歧严重。他打算通过军事突击,先夺取北部有争议的地区,控制交通要点,而后转兵南下,占领伊

朗南部沿海重镇阿巴丹和霍拉姆沙赫尔,控制夏台—阿拉伯河口地区,试图用较短时间、较少损失夺取尽可能多的地方,以军事优势迫使伊朗接受谈判,承认伊拉克对夏台—阿拉伯河的主权。

可是,萨达姆的估计完全失误。当时伊朗各阶层虽广泛存在不满情绪,内部矛盾和斗争也很激烈,但伊拉克的大规模入侵激发了伊朗人民的民族宗教情绪。霍梅尼政权不仅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还得到军队的积极拥护,不少遭清洗的优秀军官和飞行员被重新征召入伍,原来动乱的伊朗局势反而稳定下来。伊朗地广人多,战争持久力强,巴列维时代又曾购买大量先进武器装备,底子厚,尤其是空军有较好的战斗力。从军事力量看,伊拉克陆军比伊朗强。邻近伊拉克南部的伊朗胡齐斯坦省居民大多是阿拉伯人,萨达姆原来指望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能得到他们的响应和支持,可是这些阿拉伯人基本上是什叶派教徒,非但没有起义,反而顽强抵抗伊军。从这场战争看,宗教因素确实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战争爆发后,伊朗群众一贯的宗教热情同高涨的民族情绪、爱国热情结合在一起,举国上下出现空前团结的局面。在宗教信仰支持下,伊朗军队特别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视死为荣,争当烈士。

战争开始时伊拉克作战行动比较快,装甲突击能力强,集中主力,先北后南,以强打弱,同时陆空配合,进攻时突出使用炮兵和空军。经过一周激战,10月初伊拉克军队占领了伊朗约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边境全部哨所,控制了夏台—阿拉伯河东岸长600公里,宽20公里的狭长地带,深入伊朗境内10~30公里,南部进逼至胡齐斯坦省的霍拉姆沙赫尔、阿巴丹和省会阿瓦士等重要城镇。可是不久就遭到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日益顽强的阻击,进展缓慢,加上战线过长,以至陷于停滞。伊朗声称的反攻也未见成效。9月底,战争即呈胶着状态,萨达姆表示响应联合国安理会的呼吁,愿与伊朗谈判停火,但要价甚高。伊朗方面则断然拒绝任何停战、和谈和调停(后来伊朗具体提出萨达姆必须下台和作为“战争罪犯”接受审判等为停火条件)。11月起伊拉克进入雨季,南部沼泽地多,装甲部队难以行动。该月上旬伊拉克前线部队大部转入防御。这时伊拉克空军难以同伊朗对抗,防空军雷达性能差,海军势弱,无力同伊朗海军作战,现代化输油码头被彻底炸毁,陆上输油管也遭相当破坏,经济出现困难。冬季是伊拉克库尔德族闹事季节,

什叶派激进分子继续搞破坏活动,反对派也组织起以推翻萨达姆政权为目标的“伊拉克民族民主全国阵线”,复兴党内出现要求贝克尔复出的呼声。不过伊政府这时积极解决了北部库族问题,也控制住南部什叶派地区,对国内群众更多采取安抚政策,并向军队派去大批得力的政工干部,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局面。它每年石油外汇收入维持在100亿美元左右,又得到沙特等海湾产油国每年约100亿美元的援助,因此能不惜巨资购买武器装备。世界上许多国家则趁机大做军火生意,据报道,共有苏、美、法、德、比等28个国家向伊提供武器,向伊朗提供武器的也有20多国。

11月底使馆经过研究,认为两伊军事上将陷入长期消耗战,伊拉克宣扬泛阿拉伯主义,伊朗推行伊斯兰革命,都欲在海湾称雄,但海湾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重点之一,两伊愿望均难实现。发展前景很可能两败俱伤。

一年后,1981年8月底伊朗实施战略反攻,战争在两伊边界展开,伊朗军队甚至能越境作战。1982年7月两伊在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巴士拉周围激战,此战被称为“波斯湾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陆战”,结果伊朗攻势也遭挫折。以后又打了几年,历经8个春秋,其中包括导弹战、袭船战、袭城战。1987年7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要求两伊双方立即停火,将全部军队撤至国际承认的边界线的第598号决议。1988年8月24日在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直接主持下,双方在日内瓦进行直接谈判。两伊已都被长期消耗战拖得筋疲力尽,11月双方同意停火。

战争旷日持久,两伊双方都蒙受了巨大损失。在人员伤亡上,伊拉克共有25万人(一说40多万人)被打死、打伤或被俘,占其全国总人口的2.7%。伊朗死亡28万人,约伤42万人,约1万人被俘(一说伤亡100多万人)。8年来,仅军费开支一项,两伊就耗资2000多亿美元,其他经济损失更是无法估计。伊拉克全国大兴建设之风,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石化等重要工程方面,吸引大批外国公司纷纷到巴格达设办事处。战争爆发时,伊领导人声称,伊可以一边打仗,一边建设,可是经过8年战争,伊拉克不仅耗尽了战前外汇储备,而且债台高筑,建设也陷于停顿,原有的建设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由此可见,错误的政策会大量消耗本国的实力,并使国家陷入困境。